

● 何伟文 著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

Art and Morals:
Iris Murdoch's Fictional World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何伟文 著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

Art and Morals:
Iris Murdoch's Fictional World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何伟文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ISBN 978-7-5446-2299-8

I. ①艾… II. ①何… III. ①默多克, I. (1919~1999)—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972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4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299-8 / I · 0182

定 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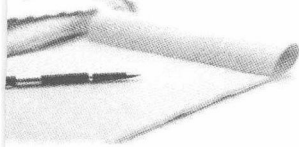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在某些附带条件下,艺术和道德是同一的。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爱。爱是感知个体,是认识到自我之外的东西是真实的,这种认识殊为艰难。爱是发现真实,艺术和道德同样如此。令我们吃惊地意识到先验命运的,不是如康德想象的那样是自然的无定形性,而是自然那难以形容的特殊性;所有自然事物中最独特最具个性的是人的思想。

《崇高和善》(1959)

洞里的囚徒起初被链条拴在一起,面对着后壁,所能看见的只有由身后的火焰投射过来的影子,有自己的影子,也有自己与火焰之间的物体的影子。后来他们努力转过身来看到火焰和投射出影子的原物。再后来,他们逃离洞穴,看见外面阳光底下的世界,最后看见太阳。太阳代表善的形式,真理可以在阳光下被看见。太阳向他们揭示此前尚未被看见的世界,太阳就是生活之源。

《火焰和太阳:柏拉图为什么驱逐艺术家》(1977)



简 写 说 明

Acastos	<i>Acastos: Two Platonic Dialogues</i>
AD	"Against Dryness; A Polemical Sketch"
CLC	<i>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i>
DPR	"The Darkness of Practical Reason"
EH	"The Existentialist Hero" . . .
EM	"Existentialists and Mystics"
EPM	"The Existentialist Political Myth"
FE	<i>The Flight from Enchanter</i>
FS	<i>The Fire and the Sun: Why Plato Banished the Artists</i>
GG	"On 'God' and 'Good'"
HMD	"Hegel in Modern Dress"
HT	"A House of Theory"
IM	"The Image of Mind"
IP	"The Idea of Perfection"
KV	"Knowing the Void"
ME	"Metaphysics and Ethics"
MGM	<i>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i>
MMM	"Mass, Might and Myth"
NG	<i>The Nice and the Good</i>
NM	"The Novelist as Metaphysician"
NP	"Nostalgia for the Particular"
SBR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Revisited"

II

SG	“The Sublime and the Good”
SGC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over Other Concepts”
SH	<i>A Severed Head</i>
SRR	<i>Sartre: A Romantic Rationalist</i>
TL	“Thinking and Language”
TSEM	“T. S. Eliot as A Moralist”
UN	<i>Under the Net</i>
VCM	“Vision and Choice in Morality”



目 录

绪言	1
----------	---

第一章 艺术和道德	13
-----------------	----

一、默多克的艺术和道德思想	13
二、战后英国小说和默多克的小说艺术	37

第二章 迷惑	62
--------------	----

一、权力和权力人物	63
二、《逃离巫师》	77
三、《独角兽》	91
四、《天使的时光》	107

第三章 关注	122
--------------	-----

一、形式和偶合无序	122
二、《网下》	141
三、《砍断的头》	153

四、《黑王子》	167
第四章 善的真实	182
一、善的真实	183
二、《沙堡》	206
三、《好与善》	217
四、《相当体面的失败》	233
结语	248
附录一 国外默多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55
附录二 语言之病痛 再现之危机——论艾丽丝·默多克的语言观 ...	269
艾丽丝·默多克的著作	279
参考文献	283
作者已发表的相关课题系列论文	296



绪 言

这里文学是如此重要,特别是因为它已经接替了一些原本由哲学完成的任务。我们通过文学重新发现生命的重负。文学能武装我们以抵御慰藉和臆想,能帮助我们 from 浪漫主义的病痛中康复。如果说文学有一项任务,这必定就是它的任务了……现实不是一个特定的整体。理解这一点,尊重偶合无序,对于与幻想对立的想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对形式的理解是自身渴望慰藉的一个侧面,对于我们把现实视作丰富的背景,它构成一大危险……文学必须永远表现真实的人与形象之间的斗争,现在文学所要求的是关于前者更强烈、更复杂的概念。

《反对干枯》(1961)

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 - 1999)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1999年2月,当获悉她逝世的消息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 -)曾说:“默多克的逝世意味着英国再也没有世界一流的作家了。”她是英国继狄更斯之后最丰产的作家之一,毕生著述卷帙浩繁。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完成了二十六部小说、六部哲学著作,多部戏剧和诗集。我们研究当代英国小说是无法绕开默多克的。她和法国的萨特、加缪一样,使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同于纯粹的哲学家,她把艰深的

抽象概念融入形象和情节,是一位能从事小说创作的严肃道德哲学家。

默多克的艺术和道德哲学思想既广且博,在她的哲学和小说中存在着一种令人着迷的一致性,易言以明之,她的哲学的一面和小说的一面是同一的。在论文《再论崇高和美》(“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Revisited”, 1959)中,她开宗明义地指出,她的主题位于文学和哲学的交界之处(SBR 261)。作为哲学家和小说家,她在近半个世纪里形成并发展的艺术和道德思想,充分证明在她的哲学和文学中存在着明显交叉和重叠之处。^①当代哲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 -)指出,“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就是哲学:但是它们怀疑包括她自己的哲学在内的所有哲学”(Tracy 69)。她在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92)中问道:“形而上学怎么能成为道德指南?”她的小说正是作为一种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许多默多克评论家都尝试在她的哲学和文学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虽然在研究中不能回避两者的关系问题,本论著力求不重蹈覆辙,而是试图把握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提出在默多克的创作生涯中有一个主要思想贯穿始终:无论在艺术还是在道德上,在她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一种从表面到真实,即从“迷惑”经过“关注”走向“善的真实”的朝圣之旅。朝圣的目标并非宗教偶像,终极对象都是善的真实。在一个人们对上帝的信念日渐削弱甚至消逝的时代,默多克以为宗教形式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只不过她用柏拉图的善来代替了宗教中的上帝。在英文单词中善(Good)与上帝(God)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它们的内在核心如同外形一样,既有差异也有相似性。

① 至少三位很有洞见的学者指出默多克的哲学和文学存在交叉之处,例如巴巴拉·赫赛尔、布赖恩·尼克尔、A·E·邓汉姆。赫赛尔的观点是默多克试图区分自己的哲学和艺术两种职业,用一种知识来补充和提高另一种。她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不太可能在她的一个世界里完全排除另一个世界。尼克尔指出,默多克在整个创作生涯中都试图使其小说文本免受哲学概念的“污染”,然而这些概念以她并不完全意识到的方式塑造着她的小说,她的小说实践与她写非哲理或反哲理小说的目标矛盾。邓汉姆是牛津大学的教师,他从一位专业哲学家的角度指出,默多克并没有完全成功地把她的哲学和文学分开,在她的道德哲学和小说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致性,在深层意义上它们是同根同源的。默多克的哲学思考自然而然地、或者说不可避免地导致小说文本中道德哲学问题的出场。她的哲学和文学在现象道德心理学的领域相会:“小说被裁剪得用来记录人的主观性,在这一方面它也是记录道德经验细节的一种形式。”见 Barbara Stevens Heusel, *Iris Murdoch's Paradoxical Novels: Thirty Years of Critical Reception*; Bran Nicol, *Iris Murdoch: The Retrospective Fiction*; A. E. Denham, “Envisioning the Good: Iris Murdoch's Moral Psychology”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Fall 2001。

默多克认为我们应当把人生理解为“从表面到真实的精神朝圣”(MGM 10),这是一个形而上事实,柏拉图在洞喻中给出了无法超越的表达。当柏拉图解释善的时候,他用了太阳这个意象。洞穴中的囚徒头颈和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和身后的火光投射到洞壁上的阴影。后来他们力图转过身,看见了火光和他们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再后来,他们逃离洞穴,看见了太阳光照耀之下的外面的世界,最后看见了太阳本身。太阳就代表善的理念,只有在太阳的光芒之下,真理才能被看清(柏拉图 1996 272—4)。默多克把道德生活看成一种缓慢的变化过程,“看”或者“关注”是神性能量的来源,它让人走上一个离开幻觉和臆想,踏上迈向真理的漫漫旅程。她借用柏拉图的洞喻来描写陷入臆想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在道德上变得更好,就必须转过身来奋力爬出洞穴,看清在太阳的光芒,也就是善的光芒照耀之下的世界、他人和自我。道德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偶然一步踏入外部空旷的自由空间,而是有耐心地、持续地改变个人,净化心理的能量。在她的思想中,艺术和道德不是形成一种对比,而是同一种奋斗的两个方面,这就是给予现实公正的、充满着爱的关注。在艺术和道德上,善是最难达到的,只有真正追求并接近善的人,才能打破自我,关注自我以外的他人和现实,认识并接受他人的“不同性”,从而能够有道德、有价值地生活。独立而又独特的现实值得我们全神贯注地去探索。善是艺术家最难描绘的,艺术家只有追求善,才能够打破固有的模式,在作品中关注千变万化、偶合无序的现实,把人物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描述,最终走向善的真实。

在朝圣之旅的最初“迷惑”阶段,臆想和自我是默多克词典中的两个关键词。臆想是和想象完全不同的。想象是自由地、极具创造性地探索世界,寻求真实的、有深度的表达和解释,而臆想则是有些机械性地制造出狭隘陈腐平庸的虚假画面,此中自我的力量表现得其大无比。人总是那么固执地沉醉在自己的臆想世界里,以自我为中心,正如默多克在《善的至尊》(“The Sovereignty of Good over Other Concepts”, 1967)中所描绘的:人就像未开化的动物一样陷入臆想,常常受到诱惑,用臆想来扭曲现实。人的意识通常并不是像一块透明的玻璃,而是一片多少带有幻想色彩的云朵,它保护心理免受痛苦(SGC 78)。当人处于幻觉当中时,总是通过臆想来看待外部的世界。它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曲解外部世界,产生不现实的判断,以及与此相符的偏见、幻想和臆想。

默多克在哲学和小说中都对此进行了深度探讨,以期揭示任何把自我看做中心的个人都要陷入的一种错觉。那些专注于自我的人,开始时

总是以自己的需要来解释一切,逐渐地认识到世界是没有模式的,他人的自我同样存在。她通过小说来展示自我的真实状态,同时引导个体如何发展某种独特的道德观。她告诉我们“公正地看清自我如同看清其他东西一样困难,当一个人终于获得清晰的眼光时,自我相应地成为一个更小、也更无趣的东西”(GG 67-8)。自我的真实状态总是不那么令人乐观的,默多克在小说中多次描写的那类人物,似乎总是错爱或者深陷幻想。他们如此这般的境遇,其实恰恰是人类共同状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很准确地描述过这种状况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那里,虽然她不承认自己信奉弗洛伊德的学说。

弗洛伊德把心理看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准机械能量系统,既高度个人化同时又极为强大,很难被主体理解或控制。它大体上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历史,主体的自然情感都与其性经历有关,模糊不清,不易把握。在这个系统中,臆想的力量远比理性的力量更为强大,“人的思想大体上屈从于臆想”(MGM 322)。人通常进行的自我反省,能够揭开模棱两可的动机的深层原因。当人臆想时,必然沉迷于自我,思想上堕入一种糊涂状态。人很难做到客观和无私,因为这些品质“不是人的自然属性”(GG 51),人的能量“很自然是自私的”(GG 54)。

默多克基本接受弗洛伊德关于准机械能量系统的思想,认为道德主体的根本模式就是自我或意识:“我们真实的情况似乎像一个令人费解的能量系统,间或出现选择和可见的意志行动,方式通常是不清晰的,而且常常取决于几个不同选择时刻之间能量系统的状况”(GG 54)。混乱的自我能量是由意识来组织和引导的,道德生活的全部内容于是就成为能量被导向何方的问题。这种对自我的解释,源自弗洛伊德和柏拉图,其中最令默多克感兴趣的,是探索意识是如何构成的,它为什么会导导致正确的行动(Schweiker 220)。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技巧,它能够净化本质上自私的能量,致使主体在选择的时刻到来之际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默多克的答案是肯定的。自我很轻易地在一个本身臆想的世界里勾画自己,然而,事实上其他的人对自我来说都是超越的,这也正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道德生活就是要看到这一事实,在与其他人的接触之中行使自由。道德生活的大敌是“个人的臆想,那是一系列自我夸大和给人慰藉的愿望和梦想,它阻止人看清自身之外的东西”(GG 59)。在二十世纪的人类生活中,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权力和权力人物就是典型的臆想产物。对自我和意识来说,感知他人和周围的世界都是基本的。持续不断的关注他人和周围的世界,对于提升人的道德和正确的感知,都至关重

要。于是,在此默多克的答案浮出水面:净化本质上自私的能量的技巧就是“关注”。

在从“迷惑”经过“关注”走向“善的真实”的朝圣之旅中,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便是“关注”。她在讨论艺术和道德时经常用到“关注”这个词。她把“关注”看成是对他人、对我们的日常活动以及周围世界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兴趣。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关注”是一种富有思想的、无私的沉思。默多克把道德生活描绘成在某个值得关注的目标的指引之下自我向真实的转变,这种转变包含心理能量的转变。“关注”所表达的就是“把公正的、充满着爱的目光投向个体的真实”。默多克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感知自我之外的个体,而不是无节制的自由,是“活跃的道德主体独特而恰当的符号”(IP 34)。道德生活是主体通过关注真实而使自身日渐完美的过程。从道德上来说,意识的中心是关注,它必然的对象是外部世界和个体的真实。看清真实将会使心理能量得以妥善组织,使人正确地选择和行动。在默多克看来,“关注”应当成为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处理艺术形式和外部世界的偶合无序之间的关系时需要遵循的一项道德纪律。

“关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善的真实”,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在默多克的词典中,“关注”的概念是和“善”的概念密不可分的。如果能够证明善是真实的,那么就能证明道德在人类生活中是根本性的,是不能被减弱或替代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默多克对善做出独特的解释,视之高于其他一切概念,并对此进行辩护。这里很自然地会引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善”与“上帝”有着什么样关系呢?默多克在著名的论文《论“上帝”和“善”》(“On ‘God’ and ‘Good’”, 1969)中,把上帝定义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完美的、超越的、无法表达的、必然真实的关注目标”(GG 55)。这个概念在传统有神论中占统治地位,是“上帝”一词所象征的一切。在默多克的思想中,前述上帝定义中的所有定语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善”。“上帝”和“善”的区别仅仅在于,“善”可能被人爱但却并不爱人,而“上帝”代表一位至高无上者或者对人富有同情心的主(Gamwell 177)。在一个“上帝死了”,宗教的影响日益削弱的时代,默多克认为人需要的是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依然能持续下去的神学(MGM 511)。在她的哲学中,善的思想代替了上帝的思想,其意义不言而喻是“能够克服主观性,强调客观性”(IP 23)。她相信“善”是一种超感觉的真实,神秘莫测,无法表现,不可定义。要理解一种极有吸引力但又无穷尽的真实,困难是不可想象的,这时如祈祷等宗教仪式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徒们的祈祷是对上帝的关注,这是一种爱的形式。她明确坚定地表示,善“不是伪装的古老的

上帝,而是古老的上帝所象征的一切”(MGM 428)。道德哲学的任务就是维持“善”这样一种中心概念,而不让它给人提供虚假的慰藉。

每一种道德规范都试图告诉人们在面对痛苦和欢乐、冲突和机会、个人和社会生活时,人应当如何生活。默多克的许多著作都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道德哲学,它受益于西方古典哲学和当代的各种思潮,特别得益于柏拉图哲学。在她看来,善的生活是在爱的对象的引导之下,趋向于无私地关爱个体的一种运动,这个爱的对象就是完美的概念。默多克关注的重点是善的真实和个体,这使得她在道德哲学家中显得别具一格(Schweiker 209)。人生是一种精神朝圣,由善那令人不安的磁力所引起,包括在善的光芒之下净化能量和欲望(MGM 14)。作为一种道德朝圣,人生隐含着善的理想,“一个遥远的道德目标,像朝圣终点的一所庙宇……远远被瞥见却永远无法达到”(MGM 304)。在以对个体的关注为中心的道德生活中,默多克强调善与美德的无目的性相关,换言之,道德上的美德本身是善的,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比如说快乐。人总是存有某种内在臆想,它会破坏道德感。只有去除了这种臆想的被扭曲了的面纱之后,真实才有可能被感知(Rowe 9-10)。为此,默多克把精神生活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有原则的破坏过程,它摧毁的是人透过臆想看到的虚假的形象和虚伪的善。默多克把真正的善、真理等和好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被引向一种更公正、更清晰、更详细和更精妙的理解时,我们可以在好的艺术中发现“真理”,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所言:“通过一部艺术作品所经验到的真理是用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达到的”(伽达默尔 5)。好的艺术通过阐明概念性的深层联系来“解释”真理本身,真理是公正,是同情(MGM 319-21)。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伟大的艺术中,人们“通过体验美的超越性战胜臆想”(Hauerwas 198)。

在默多克看来,好的艺术是一种象征力量,为纯粹超越的价值提供一个令人激动的形象,一种稳定的、可见的、持久的更高层次的善。在一个没有祈祷的无宗教信仰的年代里,艺术为许多人提供了他们最真切的经验,即对某种独立的、珍贵的、有益的东西的体验,关注的目光静静地、非占有性地投向它。“我们喜爱的艺术看上去可以是圣洁的,关注它可以就像是祈祷。我们与这种艺术的关系尽管很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纯洁,但是明显是相当无私的。在画廊里体验到的平静快乐不同于在沙龙里感受到的令人愉快的骚动不安”(FS 76-7)。默多克相信艺术的拯救作用,但是这不同于基督教的拯救。她所谓的拯救,就是朝某种人能够感知真实的

状态缓慢靠近的过程。事实上,她坚持接受人的存在之无目的性,同时要求人即便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承诺,也应当努力达到善。在她的小说中,对于艺术的拯救功能,绘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绘画展现的精神或情感真实令小说中的人物感到震惊,此种经历让他们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幻觉,进而看见幻觉之外的真实。这种洞察也许仅仅存在片刻,人物却会因此对自身之外的世界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道德上也会有些微提升(Rowe 10)。默多克由此为艺术唱出一曲赞歌:艺术能“以最易被人接受的、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仅有的方式,传达超越完美的概念”(MGM 8)。与完美的概念相对立的是,即便是好的艺术本身,也不完整和不完美,带有暂时性。通过其晦涩难懂的一面和有意为之的不完美,艺术发挥作用,为此它必须藐视任何给人慰藉的功能,无所畏惧地描绘恶的画面。

默多克关于艺术的上述观点不是功利的或说教的。她坚信艺术大于思想,不认为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艺术家一旦试图改变社会,他们的作品便遭到破坏。她极端相信艺术的纯洁性和独立性,艺术家只对艺术本身负责任。好的艺术只要存在,本身就在发生作用,艺术家的责任在于创造出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作品。在她看来,艺术通过表达真理实现拯救(Rowe 15),而这就是最高层次的道德。因此,我们无需忧虑,身为道德哲学家的默多克主张艺术家放弃社会责任或者放弃艺术的道德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著始终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是不套用任何理论。国内外现行的文学批评流行的做法是套用理论,把文本放在第二位。对于这类同行,理论总是出现在文本之前。面对这种现象,默多克评论家迪波尔曾说:“我警觉地、通常也是悲哀地看到文学系的同行对作品伦理、美学、精神和个人等方面的兴趣日渐式微。弥漫在专业文学评论家中的这种气氛,对另一种扩展人的道德和美学想象的评论方法,形成一种紧迫的压力”(Dipple 1996 139)。默多克似乎时时提醒研究者,她不是简单地绝对信任理论,尤其是所谓系统化的理论,她本人对所谓体系或理论就很不以为然。她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没有提出任何学术体系,而是提供“一间明亮、宽敞、空气清新的反思大礼堂,在那里思想和直觉可以自由自在地得到滋养”(MGM 422)。她需要的是“局部的、临时的,而不是普遍的和至高无上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默多克并不孤独,伽达默尔明显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在《真理与方法》中强调,真理不是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可以把握的,“西方思想传统的连续性仅以片段的方式在起作用”(伽达默尔 7)。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表达了与之遥相呼应的观点:

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断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断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钱钟书 1996 34)

对理论问题,默多克在小说《网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经典名言:“远离理论和概念就是驶向真理。所有的理论化都是逃避。我们必须受情境本身的限制,其独特性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的确,无论多么努力地在网下匍匐前行,我们永远都无法离它足够近”(UN 80-81)。在用某种理论来解释默多克或者阐述她的思想时,评论家需要格外谨慎。维特根斯坦用网的形象来指语言和理论无法完全表现偶合无序的真实,就好像网无法兜住放置其中的所有东西。默多克在《网下》提到维特根斯坦“细密的四方形的网”,象征理论化不能罩住网下的真实,而丰富多样的独特的真实才是她毕生关注之所在。当评论家在“网下”匍匐而行的时候,“不仅仅应当探索结构,而且应当给我们带来一个艺术化的幻想,即作品中洋溢着生活”(Conradi 1986 44)。对于默多克,“网”或者分类本身就制造一个死的事实的世界,爱却带来一个神奇美妙、生机勃勃和无穷无尽的世界。对她中后期的任何一部小说稍做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塞满理论阐述的研究对她的作品是不适宜的。因此,本研究排除生硬地套用任何时髦的文学理论。过度理论化的研究方法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自身,它将阻止对小说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对于一位思想极为丰富的哲学家和小说家而言,这无异于一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同时,要对她的作品进行卓有成效的阅读,也不能过多地依赖她本人的理论,如她最后一部哲学著作《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这一点对于研究者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本论著将有意识地聚焦其中与她的文学思想一致的地方。

第二个原则是不试图对默多克的艺术和道德思想进行系统化的阐述。穆瑞在《柏拉图诗论》中指出:“的确,要谈论柏拉图‘关于诗歌的观点’,就是已经在使他的思想系统化了,这就是削减其思想的丰富性。我们不能谈论柏拉图的诗歌理论,而只能谈论表达了关于诗歌的各种态度、意象和神话的文本集”(Murray 2)。这句话也可以用在默多克的研究上。本论著不试图给出一个体系,而是在一个大致的框架之内尽可能真实地反映默多克关于艺术和道德的丰富思想及其在小说中的艺术化演

绎。系统性将被排除在外,细节则得到额外的垂青,因为细节对默多克是重要的,作品中处处存在着一种对细节的深深关注。“默多克把这种关注本身视为一项道德纪律,对理解任何领域的研究都至关重要”(Rowe 8-9)。在《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中,默多克指出:

“老的”、好的、可敬的文学评论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分析文学作品,对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和手段都兴趣甚浓,这当然不排除把一则故事看成“一扇通往另一世界的窗户”;他对人物的反应,就好像他们是真人;他对他们、对他们的创作者如何创造他们等等,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评论家是作为个体在说话,而不是作为科学家。(MGM 189)

她还坚信,批评阐释应当用“普通的语言,而不是专业术语”(MGM 167)。本论著在分析默多克的作品时,除了几个关键词之外,基本不用专业术语,因为那样做必然使自己远离分析对象。

默多克的作品涉及伦理道德、哲学、艺术、宗教和政治等多个领域,作品的文类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指望用某种单一的系统化的阐述来涵盖默多克丰富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阅读《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时,期望从中找到一个形而上的“系统”,无异于徒劳。对于她的形而上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她都在回避采用任何系统(Antonaccio 2000 21)。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令笔者痛苦的是,虽竭尽全力仍不能为多年的默多克小说研究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系统”。避开给默多克这样复杂而又艰深的作家下定义或者找到对之进行论述的系统化理论框架,也许是明智之举。其实,在对她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要系统地总结她的艺术和道德哲学思想,近乎不可能。对于她的作品,任何系统化都可能会是简化或者僵化的代名词。远离理论和概念就是驶向真理。所有的理论化都是逃避。

本论著的研究方法可以最好地归结为“概念性的”而不是发展性的或注释性的,也就是首先识别默多克思想中的基本概念、隐喻和结构原则,然后以此来解释分析她的文本。默多克同时身为哲学家和文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和异同可以说始终是她关注的重要问题,她在多篇论文和多次访谈中都对此有所论及。本研究将试图在默多克的文学和哲学交界的领域,靠近她的这两个角色,摆正在研究中两者的关系,在此背景之下结合她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对本论著的论点进行论述,即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存在着一种从“迷惑”经过“关注”走向“善的真实”的朝圣之旅。本研究关注的是朝圣之旅的阶段性,并非默多克思想发展和创作生涯的阶段性。所谓“阶段性”,